

遍地月光皆为诗

——读张月光诗集《一起安静》

□丁利

“浮云世事改，孤月此心明”……

阅读诗人张月光的诗，心间耳畔总会不期然地萦绕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这首千古绝唱。想想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如果以“举头望明月”为谜面打一白城诗人的名字，谜底肯定就是“张月光”。这是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，美妙、含蓄、高贵、典雅，月光和她的诗歌作品，既有作为一个党史理论研究者的气质和内涵，又有浮想联翩的诗意外延。譬如她的这首《与月亮对话》，既表达了诗人儿时对月亮的纯真幻想，又道出了长大后对月亮的深度解读：

小时候很好奇/总想去看看那道托起你的山岭/总想去找找那片藏起你的草丛/想听听你小时候的哭声/也想问问/你不在人间的时候/是去照顾哪颗星

长大后也很好奇/你一次次送来花草/又一次一回带走秋冬/可从不见你改换面容/你只把沧桑放在人间/让远古老去/让今日成风/只有你的脚步/是一如既往的慢条斯理/一如既往的款款轻轻

如今人到中年/才幡然梦醒/你以隐现/来暗示黑夜里也会有光明/你以圆缺/来解释变化中的盈亏/十五，是一个度数/不必躲避什么/万法归一/该来该走的/不仅仅只是草木的枯荣

我懂了你的不动声色/今日与你对视的时刻/身边无雨也无风

全诗乡愁情绪弥漫，且在古典的、一如余光中式的乡愁中又有自己的新想法与抒情，这想法充满了道家冲淡平和的哲思；这抒情也就包含了相对的冷静与克制。张月光的第二本诗集《月走过》出版3年后，又一本诗集《一起安静》问世。凝神打量这个书名，虽说没有月字，但细品又和月紧密相连。这是因为，人世喧嚣，最好的安静在天上，在那轮金黄的明月里。再看看如今的大地，还安静吗？太浮躁、太喧哗、太名利，还能有多少安静？还能有多少共同的安静呢？在我看来，张月光的一首首诗歌，是对大地的叩问，是对时代的考证，是对自然的

渴望，是对人心的修复，是对月光的留恋……她的诗歌，纯粹、明朗、清幽，甚至在某些时刻穿透了时光隧道，直指天上人间，让我不自禁想起德国诗人尼采的那段话：“今日，丧失神话的人们，总是饥肠辘辘，徘徊在过去的时代中，竭力去探寻、去发掘一些根苗，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。”我想说，张月光的诗歌，就是在一己的固守中，倾心创造只属于自我的神话，这种话不是别的，正是她心中所怀想的清澈的古代，如果这清澈的古代也无法探寻，就在自己的诗歌中营造出如明月皎洁的清思与怀想。

比如，这首《给自己换季》，就是对世态人心的深度探掘，读后令人畅快淋漓：

有一种孤单/是看穿繁华的眼/繁华的最炫处/往往聚集着更多的孤单/河里的灯盏/不是彼岸/所有的山顶/都不是峰巅/有的人丢了自己/是因为走得太远/被欲望绑架/被风景绊乱

为名利而活的/被名利累倒/为钱财而活的/被钱财审判/贪欲是游戏人的魔鬼/诱惑是心灵的硬盘/学会给自己换季/卸下累赘与虚假/回归真如/有心的落处/便是晴天

月光象征着宁静、和谐和美好。不管岁月怎样轮回、世事如何沧桑，她投给大地的温柔和体贴是不变的，她投给人间的浪漫和甜蜜是不变的，她投给万物的梦想和憧憬是不变的。变的是什么？张月光用一首首诗歌，给了我们响亮的回声和深沉的思考：月圆时，她的诗是一双纯洁的眼睛，饱含一汪深情；月缺时，她的诗是缕缕乡愁，流淌一河的苦涩；月朦胧，她的诗是含羞的新娘，与爱人耳鬓厮磨、浅吟低唱；云遮月，她的诗是牛郎织女的期盼，彼此遥望如泣如诉……

著名作家刘亮程说得好：“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，这不仅仅是散文，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。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，然后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，所有文学艺术的初始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最早的诗歌就是巫师的祈祷词，也

是朝天上说的，朝天地间的万物说的，那声音朝上走，天听过了落回来，人顺带听到。所以，对天地说话，与天地精神独往来，这是我们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。”诗人张月光的诗，有时写在大地上，有时写在月亮上。如一首《月到中秋》结尾这样写道：

中秋月，我懂你——我懂你的动人，懂你的圆！可是，我不忍再看——人世间，阴晴圆缺，古已全！

天地间，月光下，一个行走于现代的女诗人在古今的隧道里行走、徘徊、忧伤、梦想。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谈论作家普里什文时曾说：“大诗人几乎总是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世界，仿佛他真的是初次见到它一样。”阅读张月光的诗，我的心是宁静的，如同和她一起走进了一个浑然天成的童话世界，没有一点儿急风骤雨、电闪雷鸣，或如冬雪，或如春雨，缠缠绵绵，悄无生息，轻轻地融入大地。因为，在她的心里，在她的诗行间，是那样渴望人间有月宫一样的祥和，有月宫一样的宁静。如，她在《雪冬，深刻的修行》一诗中写到：

阳光飘在雪上/风也飘在雪上/它们一起在冬天流浪/阳光轻吻了风的翅膀/风收起安眠在深冬/雪原，就有了震撼人心的静/无思无语无音无梦/冬季/是一场真实而深刻的修行

诗歌中的“静”，诗歌中的“修行”，我想就是诗人在自己独有的心境里，既在举头望明月，也在低头思故乡。月光所到之处，都留下诗人的脚印和思虑：天上一颗星的闪烁，地下一棵草的芳香；天上一轮月的美妙，地下一棵树的婆娑；天上一汪瓦蓝的深邃，地下一条河流的晶莹；天上一朵白云的飘逸，地上一畦菜地的碧绿；天上一缕清风的吹拂，地上一片麦浪的金黄，都幻化为诗人细腻的诗句。如这首《一起安静》，就是诗人追求心灵宁静与回归的写照：

清亮如水的月光/把喧嚣与黑暗一并隔开/只留花儿开的声音/伴灵魂在安静中微笑/那也是生命深处的浅语/没有风，没有跃动/静静地明亮着一盏橘黄/然后/灯、眼睛、宇宙都化在一起/化在橘黄里/浑然了安详

苍茫大地，人海匆匆。我国古代女诗人李清照在她的《一剪梅》中深情地写道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虽然诗人张月光没有如易安居士生逢离乱，但在新世纪的当下，一个人的安静，自然取代不了周遭红尘的喧哗。让我们深深感喟和值得激赏的是，诗人张月光正用自己的良知和心血，精心营造月光下的安宁，把对大地的希冀，托付给月亮，把月亮的静美幻化成无限的世界，这正是一个纯粹诗人的期待与坚守。心若在，一切都好。一起安静，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向往的诗意生活！人与自然，人与社会，人与人，人与自己的心灵，一起安静吧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幸福乐园？月光营造的诗意会让人类在反思中无限神往。

佳作浅评

“我不起来！就不起来！你老让我起来干啥？真是的……”一声怒吼在耳边炸响，本来恹恹欲睡的我，突然从迷糊中惊醒，举目四望，老爸的点滴还剩三分之一，正半倚着行李打瞌睡。

身边，3床的老爷爷低着头站在1床上，嘟囔着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，等候着老师的发落。1床的老奶奶，他的老伴儿，正躺在床上，把头扭向门，恶狠狠地喘着粗气。

几天来，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频繁争吵，准确点说，是一个人的战争。老爷爷基本上是悉心地照顾加默默地忍受，温顺得像只小绵羊，与他高大的身材极不相称。而相比之下，腿脚不好、瘦小干瘪的老奶奶则强势得像个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女王，只负责一次次挑剔、宣泄和无理取闹。

“我想吃面条，不想吃饺子……”

“我要喝水，快点儿……”

“扶我起来！你能不能别磨蹭？”

就这样，两个耄耋老人，老爸的病友，近一周的相处，常常让我忍俊不禁。

听老爸讲，原是3床的老爷爷患上了一种老年人的常见病，需要住院两周，打点滴消炎。然而老奶奶常年受风湿病的困扰，浑身疼痛，腿脚行动不便，偏偏又赶上农忙时节，儿子和媳妇没时间照料，老爷爷便做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的管理的决定，两个人一起住院，有农合的好政策，少了费用的后顾之忧，两个已熟透了的老瓜蛋儿，顺便调理一下何况愈下的身体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

然而老奶奶可不这么想，她特别讨厌病房里的药水味儿，又害怕扎针的疼痛，还惦记着家里的热炕头，总之就是不喜欢住院的感觉，非常的不喜欢。

从住院第一天起，她就开始没事儿找茬儿，全天候地数落、惩治她的老伴儿。

“我在家呆得好好的，你非得让我来住院，你个老东西！”埋怨完了，还不忘哼两声，以示抗议。

“孩子们都忙着地里的活，没时间照顾你，我不是怕给他们添麻烦吗？”老爷爷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解释着。

“我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打这几个吊瓶能有啥用？有啥用？天天扎针，疼死我了，哎哟……”老奶奶不停地揉搓着被扎过针的手背，乐此不疲地抱怨着。

“打了总比不打强，扎针疼算啥，你忘了你在家浑身疼得在炕上直打滚儿了。反正有农合呢，国家给报销，医生、护士态度又好，调调多好啊。”老爷爷慢条斯理地安慰着她脾气暴躁的老伴儿。

抱怨声渐渐低了下去，被不时响起的哼哼声取代。然而过了一会儿，无规律的小声哼哼开始变成了有节奏的大声呻吟。

老爷爷慢慢地站起身，步履蹒跚地踱到了1床边，伸出手去揪老奶奶。

“你干啥？”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老奶奶怒吼着一把将老伴儿的手推到了一边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我寻思你躺半天了，怕你累，想让你起来坐一会儿……”老爷爷小声嘀咕着，挪回了自己的床边，慢慢坐下，将头扭向窗外，若有所思。然而少顷，却又将视线重新移回到老伴儿身上，静静地凝视着，无可奈何的样子，眼睛似乎都不敢眨一下。

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我和老爸谁也没敢说话，面面相觑后，各自又拿起了手中的书。大约有五六分钟的时间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连老奶奶的呻吟声都不见了。

“你过来！”耳边又是一声咆哮。

这次我没有哆嗦，几天来，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间病房里突如其来的炸响。只见老爷爷动作麻利地站起身，快步走到1床边，就像个手握钢枪、精神抖擞的战士一样，只等将军一声令下，马上奔赴战场。

“咋啦？又难受啦？”依然是那不紧不慢、小心翼翼的语调，依然是充满关切和无比心疼的眼神，我的心，突然就紧缩了一下，鼻子一酸，赶紧低下

头继续看书。

“揪我起来，我要坐一会儿，累死了，哎哟……”老奶奶的声调低了好几度，不似刚才那样的歇斯底里了。

我刚要过去帮忙，却见那老爷爷已经十分娴熟地扶起了老奶奶，轻轻地帮她靠在了身后的行李上，还把她的花棉袄盖在了腿上，掖了又掖。然后，静静地站在床边，垂手而立，十分恭顺的样子，俨然一个等待女主人发号施令的小厮。

“我饿了，三儿咋还不送饭来？”老奶奶闭眼念叨着，很疲惫的样子。

“我打电话问了，说出来了，一会儿就到。”一如既往的慢声慢语。

“你再打一个。”依然是不容分说的口吻。

“刚打完，估计这会儿也快到……”老爷爷嘴里说着，却还是踱回了自己的床边，拿起手机开始慢慢地拨号。

“让你打就打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。”这边，老奶奶不依不饶地数落着。

“没接，估计是道上车多没听见，再说骑摩托，声也大。”见老奶奶依旧闭着眼睛，不再说话，老爷爷又回到了1床边，轻轻打开床头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袋儿核桃牛奶。

“还剩一袋儿牛奶，要不你先喝了垫垫吧。”老爷爷把袋子撕开一个小口儿，试探着递到老奶奶的面前。

老奶奶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接过牛奶，喝了两口，又突然抬起头大声问：“那你咋整？你吃啥呀？”

“我不饿，你喝吧。”老爷爷在床边轻轻坐下。

“我喝一半儿，你喝一半儿。”老奶奶的语气中又带了点命令的意味，继续喝了两口牛奶。

“不用了，你都喝了吧，我真不饿。”老爷爷继续小声推辞着。

“哎呀别废话了！让你喝你就喝得了，别气我！”老奶奶举起剩下的半袋儿牛奶，声调明显提高了好几度。

“行行，我喝，咋又生气了。”老爷爷赶紧从老奶奶手中接过牛奶，在她身旁静静地喝起来。

“你个老东西……”老奶奶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老伴儿，忽然就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老爷爷也跟着呵呵地笑，开心得像两个不谙世事、无忧无虑的孩子。

“我该洗脸啦。”老奶奶伸手挽了挽头上稀疏的白发，老爷爷马上放下没喝完的牛奶，拿起床边的暖瓶，准备去打热水。

“还是我去吧。”我站起身，接过他手中的暖瓶走出门去。

走廊里静悄悄的，不时走过前来就医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，医生和护士都已开始了新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。窗外，春寒料峭，然而泛绿的柳枝已开始宣告季节的更迭，春天，正向这个北方小城悄悄走来。

突然就想起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：陪伴，是最长情的告白。那么忍受，又是凝结了怎样的不舍、牵挂和依恋呢？爱，真的是这世上最奇妙又最美好的情感，有时平淡，琐碎如柴米油盐酱醋茶；有时瑰丽，闪耀着赤橙黄绿青蓝紫。因为爱，所以钟情，所以任劳任怨，所以不弃不离；因为爱，嬉笑怒骂中，看春水初生、韶华渐逝，携手偕老间，赏春林初盛、恬适怡然；也正是因为爱，当红颜已老、秋霜染鬓，当银牙尽落、步履蹒跚，春风十里，不如你。

惟愿此生，能有那么一个人，将千辛万苦都藏在心中，只以笑容相送。她说：你若康健，便是幸福，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他说：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，只因今生，爱上你给的痛，但求来生，化作伴你的风。

□贾继实

爱上你给的痛



交流
梅永存摄

抬起头，低下头

□赵盛基

生活中许多事情都给我们以启示。

小时候，我学骑自行车。开始，骑上去后，我总低着头，两眼死盯着车前轮。结果总是歪歪扭扭，不走正道，还经常摔倒。

父亲说：“抬起头来，往前看。”我试着采用父亲教的办法，抬起头来目视前方，结果很快就能自如正直地前进了。

头一次参加生产队的麦收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。当时，还没有收割机，收割小麦全凭双手和镰刀。开始，我还挺有兴趣，可不一会儿就累了，频繁地站起来看看还有多远才能割到头。每次看，总感觉没有前进，好像在原地打转转，地头也好像永远那么远。我心里烦躁得很，自言自语地嘟囔：“怎么还有那么远啊！”

驿路随笔

鹤乡无处不歌唱

□李闻方

号角已经吹响，
瀚海扬帆“松嫩”摇浆，
广袤美丽的白城，
正在大干猛上。

这边走勇于担当，
跨进在老城改造的路上，
铲除褴褛和丑陋，
挽手起舞登上新装。

那边江湖河池连网，
高山平川颇有几分风光，
如今的北国哟，
你追我赶尽展“疯狂”。

风电伴着云花歌唱，
牛羊绕山鱼跃池塘，
飞驰的车流诉说着希望，
也炫耀着挺进的力量。

蓝天滚动着高昂的音符，
大地书写着闪光的诗行，
好吧，我们一起撸起袖子，
扬帆摇浆远航！



羊倌的智慧

□李福中

我上高中时，二叔是生产队的羊倌。

夏天，看到二叔每天早晨从家走，都带个塑料袋子，我很好奇，便问起塑料袋的用途。

二叔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咱家没有雨衣，这塑料袋子就是雨衣了。下雨了，披上它，衣服就浇不湿了。”

我看了看塑料袋子，又打量了一下五大三粗的二叔，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二叔的话，那小小的塑料袋，怎么能裹住二叔那高大的身体呢？可不信又不行，因为不论白天多大雨，每次放羊归来，二叔的衣服从来没有湿过。

一次，我终于向二叔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疑团，二叔笑呵呵地说：“裹不住身体没关系，能裹住衣服就行。”

见我不解，二叔解释道：“山上没有别人。下雨了，我便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，塞进塑料袋子里。等雨停了，把衣服拿

出来再穿上。不管下多大的雨，我的衣服始终不会淋湿。

我很惊讶地问：“大雨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你赤裸的身体，你能忍受得了吗？”

二叔答道：“当时是很难受，但一起雨后能有干爽的衣服穿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要是不用这个办法或下雨时挺不住，雨后湿漉漉的衣服长时间地贴在身上，那滋味更不好受。”

博客视野